

我对人名的敏感，源于小学。在我读书的北京市第三中心小学，有些同学的名字，让我非常好奇，觉得起得非常新鲜，有趣。

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叫麦素僧，这个名字首先引起我的好奇甚至不解。僧，是庙里的和尚呀，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非要起一个和尚的名字呢？莫非她家信佛？信佛，女孩取名为“尼”，也不该叫“僧”呀？她住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，广东人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像个瓷娃娃。本来姓麦的人家在北京就少，还叫素僧，这个名字真的很奇特，新老师点名点到她时，都禁不住停一会儿，头从点名册中抬起来，望了望答“到”的这个女孩子。我们班还有两个女同学，一个叫甘学莲，家住阎王庙前街的一座大四合院；一个叫屈云，家住南深沟路；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。学莲，让我想起刚刚读过的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觉得她父母肯定也读过，要不干吗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？一般取名叫翠莲、红莲、爱莲的女孩子多，叫学莲的，在我们小学里，独一份。学莲，有了学习向往的意思，是她父母对她的一份希望。屈云，我觉得更新鲜。后来，读陶渊明诗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，更觉得屈云新鲜，甚至觉得屈云

的云，比暖暖的村，要好。

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张笑嫣。名字也很特别。她和我同年级不同班，家住奎庆胡同。我起初不懂得嫣的意思，也没见过这个字，似是而非，只觉得有意思，与众不同。长大以后，在古书里读到“巧笑嫣然而，顾盼生辉”，更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美，她的家长一定不同凡响。我们小学校，还有一个女同学叫秦弦，比我高二年级，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，我入少先队的时候，是她给我戴的红领巾。她家住在学校对面的乐家胡同里。她这个名字好记，因为容易产生和音乐相关的联想，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姓氏，便也就有了韵味，鲜活生动起来。

还有一对双胞胎，取名叫孙如果和孙如何。这姐妹俩的名字非常怪。比前面提到的几位同学的名字都怪！谁家会用如何、如果这样没什么意思的现成词，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？我觉得她们的爹妈不是一般人，是怪人。

她们家和我同住一条老街上。因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，走在老街上，常被

有趣的人名

肖复兴

校大概也是怕弄混，把她们两人分在不同的班。姐姐孙如果在我们班。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喜欢妹妹孙如何，又不敢明说。孙家的院子很深，有前后门。放寒暑假的时候，这个同学让我陪他，从孙家院子旁边的聚丰里夹道穿过去，从孙家后院门跑进，再从前门跑出，如此跑上跑进，循环不止，像是在玩捉迷藏。其实，我们两人心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主要目的是想跑到孙如何的院子里，最好能在那里碰见孙如何，即使碰不见，我们的大呼小叫，也能让她听见，知道我的这位同学那一刻的存在。有一点，我一直非常奇怪，孙如何和孙如果姐俩长得实在太像了，尤其又爱穿一样的衣服。我的这位同学却从不会弄混，不知道他是怎么区分的？有什么高招？或者是有什么气场？特异功能？我曾经问过他，他只是对我笑，有点儿不可告人，有点儿神秘。

小学时代离我已经遥远有六十多个年头了。想起小学的同学，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，唯独这几位的名字记得还那么清晰。记得2004年，为写《蓝调城南》一书，重返老街，特意去草厂头条、南深沟、阎王庙前街、奎庆胡同、乐家胡同，寻访麦素僧、孟屈云、甘学莲、张笑嫣、秦弦故地，除了广州会馆被拆，其他几个她们住过的院子，都还健在，只是人去屋空。孙如何和孙如何住的院子，以及聚丰里夹道，都已经被拆除，找不到一丁点儿影子了。

有一次，小学同学聚会，我说起这几位同学名字的趣事，感慨地说：为什么都是女同学，男同学的名字这样有趣的，怎么就没有呢？有个同学说：怎么没有？你的名字就是个呢！倒也是，我的名字肖复兴，当时，有同学也觉得好奇，但认为是复兴中华，都觉得我爸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好。读中学之后，尤其是后来的特殊年代，名字还是这个名字，意思却变了，很多人知道我爸以前参加过国民党，国民党里有个复兴社，认为我这个名字有反动的意味，开始对这个名字进行批判。

人的名字，尤其是那些有趣的

的名字，里面有家庭文化的隐藏密码，也有时代变化的风云呢。

上海的外白渡桥闻名遐迩，你可否知道里白渡桥在何处？直接给答案：现四川路桥。

虹口区与黄浦区隔着一条苏州河，当年河上没有桥，人们管靠南京东路方向的为浜南，虹口方向的为浜北。如今的苏州河南边即南苏州路，浜北则叫北苏州路。英国人在苏州河上建造了外白渡桥。1855年至1860年，英国人在租界从洋泾浜开始筑路至南苏州河边，最后定名四川路。当年英租界人口剧增，洋行林立，茶楼酒肆到处开花，土地价格也水涨船高。此前，美国人将黄浦江沿线以及北苏州路一带租下，成为美租界。1863年，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。相对浜南繁荣的商务街，北部则是居住区，公济医院作为当时上海的侨民医院，在1877年迁到北苏州路重建。于是希望在苏州河上再造一座桥的呼声日趋高涨。很快，在1878年由工部局投资建造了前往浜北公济医院的桥梁，这就是“里白渡桥”。不过，这座“桥”充其量是便桥，桥宽仅3.6米，只能走人。那些需坐马车或黄包车去看病的患者还得从外白渡桥绕过去。里白渡桥没使用几年就成了“危桥”。1883年，工部局再拨款重建的木桥宽9.5米，中间设车行道，准许黄包车通行，两侧设有人行道。岂料，里白渡桥又碰到难题，由于桥身较低，船夫在苏州河里撑船，再小心谨慎，船也难免撞击桥梁，里白渡桥使用没几年，桥身严重变形。要解决此问题，只有抬高桥身，工部局又于1892年后重建，因抬高了桥身，引桥也随之加长。

故事还没完。这座木质的里白渡桥，又要彻底重建了。上世纪20年代，中国的邮政总局设在上海，邮政大楼选址在里白渡桥北堍，由英商思九生洋行设计，1922年12月奠基，1924年11月竣工。与此同时，工部局拆除了里白渡桥木桥，重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，桥宽增至18.2米，载重15吨，又被称为“邮政局桥”。1943年更名为四川路桥。

最后要说明一点：在外白渡桥与里白渡桥之间曾有座浮桥通往圆明园路，后被拆。1878年，建造了“二白渡桥”，即今之乍浦路桥。如今，四川路桥是拍摄“苏州河风景”的最佳点，乍浦路桥则成为拍摄陆家嘴三件套的网红打卡点，不用三脚架，相机可以直接放在桥的栏杆上拍摄。

里白渡桥

吉建富



不是樽前爱惜身，佯狂难免假成真。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……

如果此时，我们把富阳郁达夫的这首七律，后两联改接为姑苏唐伯虎的诗：

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不见五陵豪墓在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韵脚虽然不同，但两相隔四百多年的才子，精神气质是相通的。

郁达夫是我心中的才子。

郁达夫和他的富阳

侯磊

懂得多，脑子快，高谈阔论，口若悬河；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；智商情商双高；他可以不够帅，但一定要有型；他可以有各种毛病，但一定要重情重义。但这一切，都像是表面现象。清代金圣叹以《史记》《庄子》《离骚》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《杜工部集》为“六才子书”，名曰“才子必读书”。

但光读这六部大书不一定能成为才子。我想深入了解郁达夫才情的来源，也想窥探他与故乡富阳的关系。

带着这种疑问，我来到了富阳。迈步走进修复的郁达夫故居，故居的堂屋中挂着郁达夫所写的对联。登上二楼，临江远眺，但见富春江边大开大合，远山近楼，皆是水天一色的壮美。当我想多用些形容词来描写时，才发现早

都被郁达夫写过了。

富春江边，是黄公望画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地方，也是郁达夫成长、读书、结婚的地方，还是他母亲陆氏抗日时不愿做亡国奴绝食而死；兄长郁华为国捐躯时身着白衣修家安葬的地方。

突然有个想法，仿佛郁达夫是黄公望的转世。

这样说得太大了，但如果你站在富春江边，此话当真能成立。都是描写富春江，一位是用画，一位是用文。郁达夫笔下如画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画家刘海粟说的，他还说郁达夫是诗词第一，散文第二，小说第三，评论第四。但不论如何，郁达夫都是古人的嫡传。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”（南朝文学家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）郁达夫的笔下，不也有这种感觉么？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精神故乡，郁达夫的珍贵之处，在于他的精神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——富阳同为一体。他笔下有太多与富阳相关的作品，小说《沉沦》《烟影》《东梓关》，散文《还乡记》《过富春江》《怀乡者病》《私塾与学堂》《钓台的春昼》《江南的冬景》，旧体诗更是围绕着富阳，足应编一本《郁达夫富阳作品选》才是。哪怕他笔下不写富阳的地方，都能看出是化用富春江边的景象。他甚至对好友楼适夷夸下海口，说看过了富春江，西湖便不足道，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差可仿佛……与精神故乡之间的纠葛，方为作品才情的源泉。才子需要有个能激发作者才情的地方，方为作者的精神之源，创作之源。郁达夫本是极为感情用事之人，喝多了能醉倒在大街上，甚至与夫人王晓霞吵架不醉而别，离开家以后外出用了一大圈才回来。可恰恰这时候，他的诗写得最好，真是家人不幸诗人幸。他能把世间万物化于自己的胸中，再饱蘸浓情后一口气涌出来，这是由于他敏感

海门中部地区的海界河南侧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座小镇，唤作长春镇，我就诞生在这座小镇上。

也许是小镇从地图上消失得太早了，留在我记忆中的小镇是模糊的，有些还是从爷爷奶奶的嘴里听来的。一条大约500米长的街道，地上铺着的尽是一些不规则的石块，偶尔也有几块黄褐色的条石，层层叠叠，成龟背形，从小镇的这一头铺向那一头，再往前就是落乡的泥巴路了。

街道两侧的商铺大小高低不等，大多没有门，一律是排门板，关门时要一块一块锁上去，开门时则要一块一块卸下来。虽然操作起来有点繁琐，但那时没电灯，铺子里边显得很暗，排门板一开，屋里就显得

遗忘的小镇

陈汉忠

很亮堂。

街铺一户接着一户，一家连着一家，中间有几个胡同，供住街铺后面的人家出入。那时街上是很热闹的，从早到晚，行人络绎不绝。小镇虽小，但货物是蛮丰富的。铁匠铺、药铺、茶馆店、米店、日杂店、布店、缝衣店、制鞋店，可谓应有尽有。最热闹的要数镇西的菜场。称之上早市。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，村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往小镇，那时没有交通工具，人们大多背扛肩挑，家底殷实的人家才有辆木制独轮车，大

家不约而同地把鸡鸭鱼肉、青菜萝卜，或者家中多余的粮食、布匹等等，一股脑儿搬到小镇的菜场，在各自的地盘上摆开，三五成群吆喝叫卖。镇上人买回农村新鲜的蔬菜或禽蛋之类的，乡下人则用挣到的钱换回油盐酱醋。上午八九点钟，集市就散了，小镇又恢复了平静。再过一会儿各家各户的烟筒里冒出了袅袅炊烟，街道上弥漫着煤球和柴火燃烧的芳香。

但后来，为了兴修水利，长春镇拆迁了。长春镇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达五六十里的大河。如今，长春镇消失六十多年了，作为小镇的后人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长春镇，不会忘记质朴的长春镇人。

编者按：2024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。本期“十日谈”邀请了巴老生前的工作人员、与巴老接触过的作家、巴老的研究者、巴老的读者等等，一起怀念巴老，感受巴老的爱。

1992年10月6日，正在杭州探亲的夏衍得知巴老下榻杭州创作之家，同女儿沈宁前来看望。夏公说：“我与冰心大姐都是1900年出生，我比她小26天，昨天冰心在家刚过92岁生日。”昨天午餐时，巴老在创作之家餐厅里与大家举杯祝愿冰心大姐生日快乐。其实这次，冰心也被邀请到杭州，会会已近十年未见的“小老弟巴金”。当巴老得知冰心大姐接受了邀请很高兴。可是，冰心到医院一查，医生根据她的身体状况没准她出行。因而，冰心只能捎了点小礼物及一封

短筒给巴老：

巴金老弟：带上两盒：一盒是刀叉，是送你的；一盒是六双筷子，是给小琳、小棠两个人的。你们家宴时，可别忘了我！西湖去不成，怅惘之极！

大姐1990年9月27日冰心也把巴金小弟的生日记得牢牢的。1993年11月25日下午，全国政协向巴老90岁生日致贺词后，电话响起，小林听是冰心姑姑，她托着电话让巴老接听，见巴老时而听着，时而说上几句。

那年，巴老的《随想录》线装本出版了，这是第十种版本。函套正面书写着“巴金随想录”，是“冰心题”。巴老每次拿到新版本《随想录》，先送冰心大姐，她每篇都读，读到动情之处不忘把它抄录下来。读

《病中集》时，她边流泪边记。冰心在《读巴金〈随想录〉》中写道：“……这眼泪是《病中集》‘真话’催下来的，我也说句实话吧！”

冰心与巴金

阿伟

这时，巴老拿笔在线装本第一卷扉页上写道：冰心大姐：感谢您的信，更感谢您的题字。现在书印出来了，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，我真高兴，托人带一套给您，请您接受我的感谢，分享我的快乐。

巴金1993年11月他托作家袁鹰把书带给冰心。冰心拿到书后即给巴老复函：

巴金老弟：昨天袁鹰来了，送来你那一套红艳艳的书！还有给我的字，真是感谢之极。我真分享你的快乐。

我们大家都好，只是吴青不在，“家”里冷清了许多，我住了医院一个月，身体似也弱了些，是医生们娇惯出来的。

祝你长寿！

冰心1993年11月20日她写完信，置办了一个红玫瑰大花篮以庆祝巴老生日。临行前，冰心说：玫瑰不但有颜色还有刺，说明有风骨，它与别的花不同，以刺闻名，一个人没有刺，也就没了风骨。巴金敢于讲真话，是个有风骨的人。

1999年2月27日，冰心大姐去世，大家没有把这个噩耗让巴老知道，怕他难以接受这残酷的事实！几天后，巴老午

睡刚醒，他张着嘴不停地在嘬动，看得出反复地说着话。小林站在床边，她听清楚了，巴老说：“……给……冰心……打个电话。”大家心头猛然一紧。停了片刻，小林说病房里没有电话，长途电话只能回家再打，巴老听了马上说：“不！现在就打！”从微弱而坚决的语气中，我感到冰心大姐这盏明灯始终在他心里亮着。

过后得知，巴老要给冰心大姐通电话那一刻，正是冰心亲属护送老人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家的途中。是心灵的感应？谁也无法说出确切的定论……

小时候，巴金得到了母亲的爱；长大了，有了信仰，他更追求人与人的平等，社会的正义。

十日谈

怀念巴老 责编：沈琦华

只此青绿（中国画）陶亚杰

